

于丛杨 周岩 吴开晋 著

李瑛诗论

长城出版社

李 瑛 诗 论

于丛杨 周岩 吴开晋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长 城 出 版 社

李 瑛 诗 论

于丛杨 周岩 吴开晋著

长城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发行

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印刷厂 印刷

787 × 1092毫米 32开 98,000字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200

ISBN7—80017—032—2/J.18

统一书号: 8269.125 定价: 1.40元

DC 502/51

目 录

第一章	在战士的行列里成长	1
第二章	战士之情, 时代之音	7
第三章	江河万里, 尽入胸间	34
第四章	向着世界歌唱	43
第五章	“以画写情”的抒情 方式	49
第六章	包孕诗情的多彩形象	69
第七章	刻绘形象的绚丽笔法	87
第八章	以抒情为主线的结构 艺术	96
第九章	艺术风格的形成与 演变	103
第十章	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 和语言技巧	116
第十一章	枯枝与斑点	135

第一章 在战士的行列里成长

在我国当代诗坛上，李瑛是一位有着独特艺术风格，并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诗人。在新中国的沃土上，在人民解放军火红的战旗下，锻炼出了这样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如今，诗人的创作生涯已经历了40个春秋，写出了大量的歌颂党、歌颂祖国和人民军队的诗篇，共出版了20余本诗歌集。他的诗，题材广泛，主题鲜明、深刻；构思巧妙，立意新颖，意境深远；感情真挚，诗情浓烈；语言精美感人；艺术风格绚丽多彩。深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并有不少诗篇被译成外文，也为国外读者所重视。

李瑛原籍河北省丰润县人，1926年12月8日生于祖国东北的锦州市，父亲是铁路职工。李瑛10岁时，随着父亲流离到天津市，194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大学读书时，他就开始了诗歌创作的尝试。由于学校的方便条件，使他“有条件读到更多的书籍——中外古代文学遗产，十九世纪的外国文学名著，我国五四时期的作品，特别是能从同学手中找到的一些苏联当代的革命文学和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我怀着新的感情读着它们。”^①这些作品的熏陶，为他以后成为一名出色的歌手奠定了艺术上的基础。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在大学期间接触了党的地下组织，初步

注：①《李瑛诗选·自序》

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思想和感情都趋向坚强进步。那时，他就在课余写了许多诗，拿给他的老师和同学看，有些被他们拿走，发表在报纸的文艺副页和一些文学刊物上。然而作为他“真正写诗的开始”，却是在他投身到革命队伍之后。^①

1949年1月31日，古老的城市北京解放了。北京解放仅一个多月，这位23岁的大学生，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放弃了拿到大学毕业文凭的机会，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

李瑛入伍后，1949年3月至1950年9月，作为随军记者，随同人民解放军的进军队伍向广东、广西追击敌人。他和战士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共同度过了许多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战场上的纷飞炮火，检验着诗人的心灵；艰苦的战斗生活，磨炼着诗人的意志，也给了诗人以智慧，磨砺了诗人的笔锋。李瑛经历了火的考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艰苦的战斗生活，战士们的英勇斗争事迹和高尚的心灵，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无比的创作素材；而他思想上的提高与进步，更为他的创作取得初步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勤奋地学习，刻苦地写作，反映部队生活的第一部诗集《野战诗集》问世了。

《野战诗集》出版于1951年8月，共23首诗。这些诗的初稿大都是在战地写出的。诗人从一个刚出校门的知识分子，到成为一名普通的士兵，思想感情起了变化，产生了要强烈表现人民战士的愿望。如诗人自己所说：“伟大时代的强烈色彩，震撼了我的心灵。我用青年人特有的革命热情和好奇的眼睛，迎接着这壮丽非凡的生活，我想这样沸腾的现实，

注：①李瑛：《在生活的激流中锻炼成长》

可以写多少首诗歌，多少篇小说呵！”于是诗人“面对着新的生活拿起笔来”（《在生活的激流中锻炼成长》），写我们的战士如何在“战争的火花”中烧成了“钢铁的健儿”，他们之间“互相尊重，亲密如弟兄”，而对敌人“比暴力的炸药还猛烈，比钢铁还要坚强”。（《野战诗集》）诗人写战士，也写指挥员，多方面反映了指战员的精神面貌和战地的炽热生活。

《历史的守卫者》这首诗，歌颂了人民解放军为完成光荣的历史使命而英勇奋战。作者站得高，看得远，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高唱迎接“辉煌的太阳”的升起。诗集中，有的作品还着力刻画指战员的心灵美，如《我们的战士受伤了》这首诗，就写了一个受伤的战士躺在担架上，还要向担架队员“找寻着自己的子弹和枪枝”。诗人在战场上摄取了这感人的场景，以叙事的形式，表现了人民战士的坚强、无畏和内在的心灵美。

《野战诗集》是李瑛进行创作的一次新的重要的起步，从诗艺的角度讲，仅是他的初步的探索。这本诗集从艺术上说来是质朴的。尽管某些诗篇还留有知识分子语言的痕迹，但诗中的思想感情却是真切感人的。反映了诗人在急风暴雨的斗争中，以战士的思想熔铸自己的灵魂所取得的可喜收获。

1950年冬天，诗人到了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此后，1952年和1953年诗人又多次到朝鲜战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采访，创作了反映志愿军战斗生活和精神风貌的诗篇。这些诗就收在《战场上的节日》中。

如果说，诗人在《野战诗集》中对人民战士的精神世界开拓、挖掘得还不够宽广与深厚；对战士心灵中的内在美，展现得还不够深广；塑造形象还“只注意了搜集他们的语言和一些故事情节”，那么，《战场上的节日》中的诗，由于

作者同战士共同战斗的时间已较长，已逐渐熟悉了战士的性格与心灵，从而便能较深入地描写战士的英雄气质和心灵深处的优美情操。这些诗中所塑造的英雄战士的形象，就要比《野战诗集》中所写的更深刻感人。那些“为了朝鲜，为了人类”而同敌人浴血奋战的志愿军英雄一个接一个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里有穿过敌机“无数张火网”，置生命于不顾、驾驶汽车奔驰向前的司机；有阵地上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的机枪射手；有用自己的肩胛顶起炮尾、甘愿牺牲自己而命令向敌人开炮的班长；有烈火烧身，为了不暴露战友直到牺牲而毅然不动的邱少云……。诗人在这些英雄战士的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激情，唱出了一支支激越而豪迈的歌。

更可贵的是，诗人还以激情如涌的笔，通过《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这首诗，塑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杰出的司令员彭德怀同志的光彩形象。诗人不仅赞颂了他的战斗功勋，他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而且把他作为普通战士中的一员，赞颂他同广大指战员“心心贴紧在一起”的亲密无间。尽管由于过去的历史条件，诗人也用了一些过份的赞颂之词（在当时的诗坛上对领袖人物和英雄的赞颂往往如此），但诗人对这位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家的爱戴之情是真诚而热烈的，它体现了广大指战员对自己的司令员深挚的爱。

经过一段的探索与追求，诗人更加勤奋地深入生活，更为刻苦地磨砺自己的艺术技巧，思想也更为充实与开阔，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旺盛的时期，他反映部队生活的诗篇，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真正成为无愧的士兵行列中的诗人。

1954年至1956年，诗人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化部

做秘书工作。1956年至1982年，诗人一直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除“文革”停刊期间外），从事刊物的编辑和负责工作。现在，他任总政文化部部长。他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很多，还要为业余作者改诗，担子够重的了。但诗人从未放下自己战斗的笔。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作品难于问世之时，仍刻苦地用业余时间创作大量的诗篇。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深入部队生活，保证了他诗的源泉不会枯竭。他不但在解放初年数次在战场、边防参加战斗和进行采访，甚至作为普通一兵，“手握自动枪和战友们一起担负着祖国的信任，经历着共同的欢乐和悲伤”，亲自参加了炮击金门的战斗，而且在1970年后，仍坚持到部队兼职，做部队基层的政治工作。他的足迹遍布于祖国的边疆村寨、海岸沙漠、密林草原。特别是在越南反动当局侵犯我西沙海域以及在我边防部队进行自卫还击作战中，又曾两次到作战前线，从而写出了《在燃烧的战场上》等那样激情澎湃、鼓舞人心的诗篇，给我军战士增添了精神武器。例如，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的广西边防部队某部战士刘勇，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就抄录着李瑛《关于生命——致青年战友》这首诗（载《中国青年》1978年第3期），它鼓舞了我们的英雄。诗人又一次用自己的笔参加了真正的战斗。

根深才能叶茂。由于部队生活的长期积累，诗人的创作素材更加丰富，视野也更开阔，那“东海岸上警惕的眼睛”，“南海浪尖上翻飞的飘带”，“内蒙草原上飞驰的铁骑”，“横断山脉峰顶的哨兵”……象火种一样点燃了诗人的创作激情。诗人把创作的主要精力聚集在部队生活的题材上，又出版了诗集《寄自海防前线的诗》（1955年）、《静静的哨所》（1963年）、《红花满山》（1973年）、《北疆红似火》（1975年）。

《在燃烧的战场》（1980年）、《南海》（1982年）等，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丰富多彩的部队生活和广大战士的精神风貌，为当代文学史增添了独具特色的一页。

今天，李瑛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但诗情仍然相当茂盛。他一如往昔，在顽强的爱和执着的追求中不断地写诗，写诗。因为最近他说过：“我只是把写作作为自己的道德责任来完成，直到今天。”（李瑛《答问十题》）他除了继续关注着部队战士干部新的斗争生活，把诗献给那些英雄的生者和死者以及他们的枪以外，还把目光投向了国内、国际的广阔世界。近年出版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春的笑容》、《美国之旅》和长诗《和平雕像》等，在诗的题材上做了新的开拓，在诗的表现手法和艺术追求上也进行了新的探索，这标志着他的创作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他的工作和创作实践，的确在证实，他“在努力作一个‘以战斗者姿态出现的诗人和艺术家姿态出现的诗人的统一。’”（李瑛《答问十题》）

第二章 战士之情，时代之音

李瑛被誉为战士歌手，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几十年来，他以部队生活为题材的诗，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时代精神，而且也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本章仅就其思想内容和时代特色做一评析。

一、蘸着号音和硝烟谱写的诗篇

80年代，李瑛怀着强烈的感情，大声地呼喊：战士们万岁！（诗集《战士们万岁》后记）“战士们万岁！”、“英雄们万岁！”——这可以看作是李瑛全部诗歌创作的主旋律。

李瑛40年的创作，大部份作品是“表现战士们的战斗、训练和值勤、劳动等沸腾生活的。”（《战士们万岁》后记）李瑛入伍三十多年来，接触最多的当然是战士，至今他还戎衣在身，忠诚地、满怀深情地为战士们服务。他那些反映部队生活的诗，通过表现战士们广阔的生活领域，细腻而又深刻地揭示了战士们的感情和内心世界。

首先，李瑛善于从部队生活的各个侧面，选取有诗意的情境，以表现人民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们的指战员，是祖国和人民事业的保卫者，他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无论是长年累月地驻守在艰苦环境中的海

防、边防，高山密林，荒漠戈壁，或是在紧张的战备训练中，以及在炮火激烈、弹雨横飞的战斗前线，都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诗人捕捉了那些动人的典型的事例，融化为诗，就很感人。如《戈壁行军》（《静静的哨所》）一诗，描写的是战士连日跋涉在戈壁滩里艰苦行军的情景。当写到战士们忽然望见“又有楼阁，又有水榭，好象还萦绕着鸟啼阵阵”的城镇时，我们可以想见，战士们经受了多日饥渴的煎熬后心情如何。然而队伍走近，却是戈壁滩中特有的幻景，城镇消失了。这时我们的战士不但没有灰心沮丧，反而充满豪情地欢笑：

尽管是挂在半空的蜃楼海市，
且当做献给战士的画本；
可我们心上设计的图样啊，
远比这幻景更美好十分！

看前面又出现一座更大的城市，
我亲爱的战友呵也不妨相信；
因为今天我们每前进一步，
距我们真正的理想不是又缩短一分！

作者以豪放而轻快的笔调，揭示了战士们为了理想而奋斗献身的内心世界。诗人对战士心灵美的发现与充满诗情的表达是很吸引人的。

再如《汽车远去了》（《红柳集》）这首诗，作者用巧妙的笔法，从侧面描绘了战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驻守在戈壁荒漠的战士，不但物质生活条件差，文化

精神生活也是很贫乏的，他们看不到书，读不到报，连封家信也很难收到。因而，当寄送邮件的汽车到来时，那种欢乐的情绪是可想而知的：“汽车远去了，丢给我们一包邮件；看文书飞呀跑呀，背回来一袋子喜欢”。因为书报带来了祖国各条战线上的喜讯，虽然消息对内地和大城市来说早已过时，但生活在这里的战士们却觉得新鲜、亲切。至于每个人的家信，也成了大家公有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已没有什么“个人秘密”可以隐瞒了。这一切，都象水一样，注入战士饥渴的心房，因而他们觉得：“不要说戈壁漠漠没有一条路，从四方扯来无数道深情的线。是嘱托、是期望织成的信念，擦亮了我们的刺刀尖！”在这儿，诗人不仅歌颂了战士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写出了他们内心力量的源泉，这就不限于表面地泛泛地歌颂了。与此相连的另一首诗《雨中》（《红柳集》），则从另一角度展示了汽车兵在干旱的大戈壁与大自然搏斗的英雄风貌和乐观主义精神：

一朵云，
拧下一阵雨，
匆匆地掠过车篷。

汽车兵
从车窗伸出一只手，
想接一把水擦擦眼睛。

雨呢？雨呢？
好象顽皮的云朵，
在逗引我们汽车兵。

亮晶晶的雨没落就干了，
大戈壁呀仍如炉火熊熊；
汽车兵一笑，又瞪大了眼睛。

“干！”焦裂的唇边蹦出一个字。
车队切开大戈壁，
辗出一道七彩的虹……

全诗写得多么幽默风趣！诗人以“没落就干”的雨衬托戈壁滩的极度干旱，又用戈壁滩的极度干旱烘托汽车兵的豪情壮志，环境虽然艰苦，但却叫人读后受到鼓舞，而不会灰心丧气！汽车兵的斗志和以苦为荣的思想觉悟，正来源于他们崇高的理想和对于胜利的信念。

通过正面的战斗生活的描写，尤能集中地反映战士们乐观情绪和英雄气概。如李瑛写于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战场上的一些诗，对战士们那种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描绘得更为有声有色。《赞一颗火线钢钉》

（《在燃烧的战场》），记录了一个三处受重伤的战士“生命不止，冲锋不已”的英雄气概：“民兵上来了，强把他按上担架，可对于他，担架，何等陌生！几次，他挣扎着要翻身下地，四处搜寻着枪声炮声；当战友再一次把他扶倒，他双手竟紧拉住树枝荆藤，却见血珠渗出了道道指缝，只听他重复一句话：

“让我去冲锋！”而这个为人民立了功的战士，却不愿把姓名告诉大家，诗人以自己满腔的激情歌颂了他。另一首诗《歌一名喷火手》（《在燃烧的战场》），则以磅礴的气势赞颂了我们的喷火手那排山倒海的力量：“他喷出八万万郁积的惊雷怒电，转眼，将堆堆铁石都化成一滩灰末！”他之所以有这样大的

力量，正由于他对祖国、对中越两国人民的爱和对挑起事端的越南反动当局的恨：“只有亚热带的丛林和苦难的大地，知道他心头的血，有多高温度的热。”诗人揭示得如此深刻，正得力于他对战士内心感情的深入了解。

其次，李瑛还常以多彩生花之笔，去展示人民战士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从而使他的诗作更具有时代感。早在《野战诗集》中，诗人就歌颂了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献身的人们，如《血衣》一诗里的英雄排长：“而在那沙场上的每一朵野花，都溅着你崇高的血。”以后在《天安门上的红灯》中，又歌颂了忍受着烈火烧身的苦痛，为了不使敌人发现目标，而甘愿牺牲于烈火之中的邱少云，以及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而献出生命的连姓名也没有留下的志愿军战士（《献花》），还有《寄自海防前哨》中赞颂的一些英雄。值得一书的是，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描绘，不在于写他们外在的英雄气概，而是写他们的远大理想与对祖国深沉的爱，更使人咀嚼回味。

《献给西沙群岛的十三颗星》（《南海》），可谓一首有代表性的作品。它歌颂了在1974年1月19日西沙自卫反击战中壮烈牺牲的13位英雄战士，把他们比做“云朵和海浪间升起的新星座”，“海浪和云朵间矗立的13座山峰”，它激励了诗人的心胸：“这星座象航标，照亮我生命的路，这群山高挺胸，给了我力量无穷！”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为国牺牲的英雄战士的礼赞，也必然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诗人奔赴云南前线，在“燃烧的战场上”采访了许多英雄的指战员，热烈地歌颂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歌唱象“晶莹的金石”，象“一颗最亮的星”那样把生命和青春都献给祖国的英雄李启；歌唱用生

命为战友打开冲锋道路的董存瑞式的英雄战士李成文，格调都慷慨激昂，不足之处是议论多了一些。这里我们要特别提一提《最后的申请》和《花》这两首诗。这是两首悼念在自卫还击作战中牺牲的战友的诗，但都写得撼人心魄。《最后的申请》写一个牺牲在战场的战士，“仰卧在茅草丛中，向着太阳”，“他不再呼吸，不再需要光和氧”，但是，“他生命在燃烧，他本身就是氧和光”。这位英雄，为了在最后弥留的时刻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竟找不到一块纸片，最后，“只能写在手心：我申请入党！”表现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决心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热烈的追求。诗人用从容的笔调娓娓道来，内里却渗透着强烈的激情。诗人唱道：

蘸着硝烟，从容而又安详，
他艰难地写完最后一笔，才告别太阳。

他去了，留下对祖国、大地美好的憧憬
留一颗赤诚的心，象仍在峡谷跳荡。

留一片搏斗的战场，在他身下，
留七具敌人的尸体，在他身旁。

山风萧萧，天海苍苍，
手上这五个大字闪着红光。

茅草呵，匆匆长起，为他遮荫悬帐，
野花呵，匆匆绽蕾，为他开放送香。

战场象铁砧，检验了他的每一个细胞，
说：“他英武的形象正是党的形象！”

是的，他心房的最后一滴血已经流尽，
但他作为一滴纯洁的血却注进了党的心脏。

如今，谁能说他已经牺牲，倒在战场，
他将和日月同寿，哪怕地老天荒！

诗人在用客观景物烘托战士的高大形象时，紧抓住英雄写在手心的“我申请入党”五个大字，充分展开抒情，字字流露出一股浩然正气，使人感奋不已！而在《花》这首诗中，作者又用一种悲壮而带抒情的笔调，讴歌了一位牺牲了的18岁的战士。诗人用他感情的双桨，在广大读者的心海中，划起一道道感情的波涛。是的，“18岁的人生，18岁的记忆，18载的风雨”，有着多么壮丽而美好的青春呵！但为了祖国不受侵犯，“而今，他把这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我们民族世代繁衍的大地。”永远象“一朵小小的鲜艳的红花，开放在拂晓的晨曦里。”以花比喻烈士，确实含意深邃。诗人以他真挚而深沉的感情，赞美了为理想、为祖国献身的新一代的“最可爱的人”。

再次，李瑛还以细腻入微的笔墨，描写官兵之间、士兵之间以及军民之间亲密的情谊，用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我军能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如《静静的哨所》中的《初到哨所》、《第一个清晨》、《想起了那次侦察》、《缝领章》、《行军》，《红花满山》中的《稻草鞋》、《河边》、《缝》、《风雪夜》等诗，就从部队的

1134079

13